

携故乡以赴千里

李沫霖

时隔三年，终于可以踏上回乡过年的归途。吉林省松原市，我的家乡。

刚出站，远远就看到父母的身影。父亲抢着接过我的行李，母亲笑盈盈地挽着我，念叨着：“终于回来啦。”是啊，这一句“终于”道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和千万父母的念想。

按照惯例，我们家年前是要去查干湖买鱼的。鱼肉青椒馅的饺子更是我们家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，蘸着海鲜酱油、吃着海鲜味的饺子，唇齿之间仿佛在诉说着我们内陆的海洋故事。儿时记忆中夏日的查干湖总是波光点点、碧波粼粼，冬天则是银装素裹、晶莹剔透。湖边的小路是每次买鱼、游玩的必经之路，那时候总爱约着小伙伴到湖边玩水捡石头抓蝌蚪，冬天则是在上面滑冰、打冰猴、滑爬犁，玩到天黑都不想回家，是查干湖哺育着我们这些松原的孩子茁壮成长。早在辽金时期，查干湖冬捕就享有盛名，2008年更是被国务院批准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优秀的水质使这里的鱼肉鲜嫩肥美，在北方“冷水”的滋养下，这里的鱼肉更具口感、更有鲜味。

大年三十，我们回到乡下，那个我成长的地方。老屋院子里摆满了柴火和冻粮，门前的台阶还是旧模样。小小的一座房，红砖青瓦，成半包围姿态展开。午饭是吃传统的“杀猪菜”，早上叔叔们就开始忙碌起来，灌血肠、炖肘子，每次想着只有家里能吃到的地道东北杀猪菜都会直流口水。几个婶子在厨房来回穿梭着，三婶忙着往饺子里塞硬币，吃到的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二婶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多塞几个，吃着的今年都发财！”

晚饭过后，我也“聊发少年狂”和我的小侄子侄女们一起放烟花，玩上了网红“加特林”。刹那间，烟花绽放，爆竹声响，五彩纷呈。看着夜空里满眼绚烂，小孩们在院子里欢欣雀跃，嬉笑打闹，依稀记得这场景也曾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在梦里，有夜夜流光的皎月，有林间的柔软微风，有田间的漫天星河，有温润的小酒清茶，有家乡的烟火气息，万家笑颜展。

春节假期接近尾声，准备离乡返回工作岗位。母亲怕我吃不惯外面的饭菜，还是一如既往地用罐头瓶子给我装上满满一瓶她自己腌制的咸菜，给我背包塞得满满当当才罢休。到高铁站，和父母短暂寒暄后我慢慢离开。我回想着，求学期间，告别的最后一句总是“好好读书，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”，毕业后变成了现在“在外面安心工作，多干点事情”。看着父母伫立在原地，远远地挥动着双手与我告别，我努力保持着微笑，复杂情绪难以言说。

回到家中，收拾行李时，果然发现书包侧边又有母亲悄悄塞的零钱。这是她的老习惯了，也是我们母子之间的“默契”。母亲很少用微信支付，也“固执”地认为我远行的路上肯定零钱不够。

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小时候，总数着日子盼望着长大，希望有朝一日能闯荡一番，放肆追逐梦想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如今，才发现曾经想逃离的“半亩方塘”，正是心底的星辰大海，春和景明间，已是携故乡以赴千里。

飘人情怀

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只掉过两次眼泪，一次伤心，一次高兴。

初一时，我的顽劣常使老师大为恼火。那时的我不认真听讲，甚至不完成作业，母亲便成了老师办公室的“常客”。同学们见到我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妈妈在办公室。”对此，青春叛逆期的我不以为然，表面漫不经心地答应一声，内心则盘算着待会到老师那儿要怎么“诚恳”地承认错误。对于我的母亲，我从不担心她会对我进行多么严厉的训斥，最多就是说“要听老师的话啊”“去上课吧”，或者不轻不重地数落两句，随后便默默地走出校门。

那年冬天，也许是想寻求一下“刺激”，我上午逃了半天学。不料，事情败露，我被老师找到办公室狠批了一通，末了，让我立刻给母亲打电话。我拿起话筒，流畅地拨通了母亲办公室的电话：“妈，老师叫你马上来一趟。”我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母亲的泪

温传宝

午夜箫声

人间真情

农历正月初三，值班路上。沿途有一个净月区较大的农贸市场，正好我想削一卷羊肉晚上吃火锅，就走进了市场。因为平素我是一个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吃粮不管事的主儿，很少去市场买东西，没想到市场人如此之多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。买菜，买水果的，买肉的，有的摊位甚至排起了长队，好一派人间烟火气。

我来到一个肉摊处，前面有两个小姑娘在选肉，一看就是新手，无所适从的模样。最后还是老板帮她们挑选了一块牛腩，称重后报价，老板给抹去了零头。小姑娘一边装肉一边感谢道：“谢谢老板！这是我们第一次买菜买肉。寻思过年了让爸

暖阳

王林峰

妈歇歇，我俩给他们做顿饭。”“哈哈，早知道这样，就给你们多抹点零头！”老板笑着答道，听得我心里不觉泛起一阵暖意。

轮到我了，我一边把肉卷递给老板，一边搭讪道：“老板辛苦啦！初三就营业了？”“哎呀大哥，一天也没休呀。过年人多不是能多挣些嘛！”老板身手很麻利，三下五除二就刨好了肉卷。我问多少钱？“不要钱，我家给客户刨肉从不要钱。”“那怎么行！大过年的哪能让你白辛苦！”我俩推托了半天，最后我买了一点货架上的其他小商品，才算让我内心找回了一些宽慰。

走出市场，忽然感觉长春的天这么蓝，太阳这么暖，周遭的人都这么善良。沐浴在暖阳下，我不由自主地感叹：长春不愧是最有人情味的城市！

下辈子还做您的女儿

马艳

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父亲故去十年了，那些淹没在岁月日常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父亲很重视家庭教育，给子女正确的指导和引领。他一头花白浓密的头发，一双有神慈祥的眼睛，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坎里。

小时候的我经常感冒，奇怪的是，每次还都在父亲开工资的前后生病，只要父亲给我买一瓶山楂罐头吃，烧就退了，病就好了。所以，我一生病，父亲总会和蔼又温情地询问是不是馋罐头吃了？我过生日那天正是父亲开工资的日子，总能吃到好吃的，父亲说我有福。我们兄妹俩，父亲最疼我，现在想想我们父女有多深的缘分啊。

我上幼儿园，都是父亲用他的二八自行车接送我。母亲忙着工作又持家还要照顾我们仨，每天给我梳辫子时都叨叨咕咕，还拽得我头皮疼，几次要把头发剪短都被父亲拦下来。后来就是父亲给我编小辫儿，虽然编的是反辫子，但我觉得很幸福。

父亲教我骑自行车这件事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是小学四年级，我对父亲说想学骑自行车，父亲说：“骑自行车也是锻炼身体，但要注意安全。”我点点头，一脸稚气地保证了。父亲的二八加重自行车，有大梁，车身很重，不像现在的自行车，斜梁轻便容易学。父亲先是给我讲了学车的几个步骤，一遛、二掏、三上梁，眼睛要直视前方，手把稳车把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写完作业就去练习骑车。刚开始学也摔了几次，主要原因是害怕，父亲便鼓励我说：“只要把稳车把，别的都不是难事。”有父亲陪着，我心里有了底儿，胆子也慢慢大了些，先是助跑，脚站在车杠子上滑一段距离，随着技巧和平衡的掌握，滑的时间长了一些。

父亲给我讲了第二阶段的要领——右手扶大梁，腋窝夹住车座，左手扶车把，脚在自行车三角架的位置骑车，自行车往外倾斜，身体掌握平衡。父亲工作忙，不能经常陪我，此后我每天放学后，都按照父亲讲的方法练习。若是掌握不好就是各种摔，要么摔倒在车子上，要么被车子压在下面。那段时间，我的胳膊和腿上经常受伤，旧伤没好又添新伤，好像越摔胆子也越大，进步也越快。一天，我自以为对车子驾轻就熟了，猛蹬几下，速度很快，结果前车轮碾到一块小石头，车身随即一晃，我瞬间跳下车，眼看着自行车倾斜着向前冲，咣当一声倒在地上，还夹杂着车圈震动的嗡嗡声。我很心疼，赶紧跑过去把车扶起来，一看，两个脚蹬子断了，其中一个脚蹬子在车身不远处，另一个在车身下面。看着车子支离破碎的样子，我吓坏了，回到家胆战心惊地跟妈妈说把车子弄坏的情况，妈妈生气地骂了我一顿。我连吓又挨骂，委屈地哭了，在一个角落里傻傻地等着父亲回来处理。

父亲下班回来，妈妈先是告了我一状，父亲看看我说：“闺女摔着没？”我眼泪汪汪地摇摇头，父亲笑了：“没摔着你就行，车子摔坏了可以修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我揪着的心一下子舒展开，眼泪成双成对地流下来，那是害怕、紧张、委屈后的释放。有父亲做我的靠山，我底气十足，车技大增，很快上大梁了，骑得又快又稳。一段时间后，我能坐在车座上骑了，由于身高不够，就半圈半圈地蹬。骑在自行车上的我，威风八面，快乐无比。当微风拂面，就像父亲的笑容一样，让我深感温暖和幸福。

父亲教我学习骑自行车，是我童年成长的重要经历。其实不论学什么，打好基础很重要，有了好的基础，接下来的一切才能更得心应手，前面的路才有可能更好走。年岁越长，体会越深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有坚持不懈和不放弃的精神。

感谢父亲对我的疼爱，如有下辈子，还做您的女儿。

私人聊天

闪了一下。母亲太虚弱了，风吹得她单薄的身子有些摇摆。地上，就在母亲刚才站的地方，留下了一滴圆圆的泪痕。我愣住了，不知所措。

母亲流泪了，因为我的愚顽；母亲流泪了，泪水寄托着她对我多少的期望与失望……

从此，我彻底变了，我发誓不再让母亲为我流泪。

初三时，我进入了班级前10名。母亲节那天，我在花店为母亲精心挑选了一束暖黄色的康乃馨，中间夹了一张小小的卡片，上面郑重地写着：“妈妈，我爱您。现在我想告诉您，您的眼泪没有白流，您对我的期望，不会被辜负。”

晚上，当我将这束花捧到她面前时，母亲激动的泪花再次夺眶而出。只是这一次，我和母亲之间不再再有冬的寒冷和风的怒号，有的只是春的暖意与花的馨香……

天生我才

李晚

那年一夜

那年春节我没回老家。我蜗居在小镇上，一条河流穿过小镇老街，河流上有一座老桥，我只想对老桥倾诉一下衷肠。

元宵节快到了，母亲托人从乡下给我带来口信，让我回老家过节。母亲说，糯米汤圆留着，腊肉留着，红薯粉留着，只等你回来了。母亲还说，你没找到女朋友，我也不再催你了。

返乡情更怯，我似乎在躲避着什么。那些年我正疯狂地写作，但发表极其有限。

那一年春天来得特别早，小镇后面的桃树已初绽花蕾，远远望去，阳光下的天空像搽上了一层薄薄的胭脂。我一个在天津定居的表舅，两鬓斑白的年纪，乡音未改，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表舅特地来到小镇看我，双眸深沉，语气诚恳，邀请我和他一道回老家过元宵节。

农历正月十五那天早晨，我正要跟表舅回乡下老家，忽然在单位值班室接到了县城何诗人的电话：“能不能马上来一趟？”

那些年，我迷恋着县城，一直觉得县城的灯火，闪烁着我对文学的梦。何诗人的这通电话令我左右为难，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我的人生或许因此改变。我犹豫再三，最终和表舅道了别，说我先去县城，然后再回家。我当即坐上由小镇开往县城的一趟班车，心急火燎地赶往县城。

县城的马路上，滚滚人流中腾起灰尘。马路边的树上悬挂着喜庆的大红灯笼，还有乡里进城的舞狮队、龙灯队、秧歌队，这其中就有从我家进城表演的踩高跷队，领头人就是我的一个堂叔。

我敲开了何诗人的家门。何诗人见我来了，双目光彩，一把搂住了我：“好兄弟，好兄弟！”

原来，何诗人准备在元宵夜搞一个文友们的集体活动。

元宵夜，何诗人亲自做了大厨。他系上粗布围腰，完全一个大厨派头，庖丁一般麻利地切剁牛、猪、鸡、鱼肉，烹制了满满一桌丰盛的大餐。平时我真小看何诗人了，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厨师。

电视里的元宵晚会开场了，我们七八个文友尽情喝酒，几个诗人还起舞弄倩影，把何诗人家阳台上的一根竹竿当成古剑挥舞。我也喝得晕乎乎了。

文友们喝得兴起，何诗人打开门窗，整个县城都在元宵夜里的漫天焰火里摇晃。晚上10点，何诗人宣布了他的决定：“出发！”

我们一行人，徒步行走在县城已显得空旷寂寥的大街上，只有焰火在空中升腾弥漫，弥漫着刺鼻的味道。那些绽放的焰火，像极了我们新年里缤纷的梦想。

在何诗人带领下，我们沿着江岸行走。离县城越来越远，有人打开了手电筒，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，有人踩到了沙滩上的鹅卵石，一个趔趄扑倒在地……

我问何诗人：“一直走到哪儿？”何诗人呵呵大笑起来。夜风浩荡，一群人，俨然一群出征的英雄。

一路走，一路唱。我用破嗓子吼：“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……”张二毛用公鸭嗓狂叫：“哦，一场游戏一场梦……”把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唱完了，我们已经很疲惫。

一直走到早上6点，我们才往回走。好不容易上了公路，我们坐上返回县城的第一班客车。

回到小镇，我收到了北方邮寄来的一本文学杂志，那期杂志上刊登了我的一篇3000多字的散文。看到文章的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那家杂志编辑部，在祖国北端的加格达奇，风雪漫漫的小城，在我梦里，有梅花鹿踏过的足印。后来的一个春天，我去拜访过那家杂志的纯白小屋，与我梦境里见过的差不多，实在是神奇。姗姗而来的春风，唤醒了



了我尘封的记忆。